

嚴羽的詩歌創作與理論之關係

朴英順*

◁ 목 차 ▷

I. 引言

II. 詩歌思想的內容特點

1. 生不逢時，失意躊躇
2. 感時傷事，憂國憂民
3. 隱逸閑居，賦閑自得
4. 酬贈懷友，羈旅鄉思

III. 詩與詩論之關係

1. “興趣”在詩歌裏的體現
2. 詩歌風格與其崇尚的對象
3. 詩歌審美標準與“掃除美刺”

IV. 結語

I. 引言

嚴羽除了《滄浪詩話》以外，還有詩作《滄浪吟卷》。嚴羽是個理論家也是個創作者。他在宋代詩論史上作為一個重要詩論家，他的詩論在中國古代詩論史上作為一個里程碑，尤其是對明·清詩論史頗有影響。然而，一般都認為他的詩歌創作的價值不能跟理論相比，不少人說主要原因是「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為」（李東陽《懷麓堂詩話》）、「饒卿識最高卓，而才不足稱」（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的確，人的識見與才力難能兼全。中國文學史上以創作與理論兼長的文人是很少的，多數人是各有所偏的。不過，從他自身的情況來看，一般其理論和創作之間還是有一定聯系的，嚴羽也不例外。嚴羽詩歌創作比理論確實遜色，但并非一無是處。另外，嚴羽是偏嗜王·孟一派的沖淡高雅，還是推重李·杜一派的雄渾悲壯，這些都應該聯系嚴羽的創作來作一番分析。本文首先探討嚴羽的詩世界和其詩歌創作特點，然後試圖論述嚴羽的詩歌創作及其和嚴羽詩論的關係。

II. 詩歌思想的內容特點

* 國民大學校 中文科 講師

嚴羽雖然說過「僕于作詩，不敢自負」(〈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但是頗尚奇節，無意科舉、心靈敏銳的他，通過詩歌創作展露出其人生境況和內心世界。可惜其詩散佚頗多，只剩下《滄浪吟卷》中的148首，其中詩146首、詞2首¹⁾記錄了他的 人生經歷、心態歷程和藝術感受。

1. 生不逢時，失意躊躇

嚴羽具有高尚的情操，懷着遠大的抱負，但一生際遇不大得意，他抒發的這種激蕩胸懷，寫得感情強烈，情調悲壯。

促刺復促刺，男兒蹭蹬真可惜。三年走南復走北，歲暮歸來空四壁，鄰翁爲我長太息。
。人生四十未爲老，我已白頭色枯槁。

(〈促刺行〉)

我有三尺劍，懸膽光擊離。制鐘不錚，切玉如泥，水斷蛟龍陸刺犀。三軍自首才一揮，
惜哉掛壁無所施，使之補履不如錐。吾將抱憤懇玉帝，手持此劍上天飛。

(〈古劍行〉)

我亦摧藏江海客，重氣輕生無所惜。關和河漂蕩一身存，宇宙茫茫雙鬢白。到處猶吟
然諾心，平時錯負縱橫策。

(〈劍歌行贈吳會卿〉)

嚴羽重氣輕生，躊躇滿志，但却是失意歸來，向世人傾訴自己潦倒的人生歷程，就好象是沒人用的劍、沒人穿的鞋、“秋扇”一樣，無所可依。嚴羽感到了「與世或齟齬」²⁾的客觀現實與主觀理想之間的矛盾，在他的詩中充分表現出悲壯的感情，跌宕的氣勢，顯示了慷慨之志。這些詩中可見嚴羽重然諾，輕爵祿，重義氣，輕名利，「椎牛釀酒且高會，酣歌擊筑焉能悲」(〈劍歌行贈吳會卿〉)；「忽憶當年快意時，與君笑傲長相期。大杯倒瓮作牛飲，脫巾袒跣惟嫌遲」(〈促刺行〉)，頗有烈士之風。這表現了廣闊的胸襟，反映了豪爽的氣概。不過，詩人怎么能輕易棄絕平生之志呢？失意躊躇，糾纏在一起，與現實強烈沖突，他總感到惆悵郁悶。「云山兮幽幽

1) 元刻本《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二、三，有123題，詩146首(包括逸詩九首)，詞2首，共有148首。民國間張鈞衡輯刊的《適園叢書》本同。但，清徐《樵川二家詩》卷一、二，共有116題，共有142首。元刻本與《適園叢書》本把〈行子吟〉爲一首，但《樵川二家詩》爲二首。《樵川二家詩》少收錄5首，即〈送主簿兄之德化任〉、〈寄贈張南卿兼答文篇之脫〉、〈惜別行〉、〈送戴式之歸天台歌〉、〈憫時命〉；也沒收錄詞2首。

2) 戴復古〈祝二嚴〉：「持論傷太高，與世或齟齬。」(《戴復古集》)

，羌躑躅兮夷憂。惆悵兮余懷，非夫君兮誰思？」（〈云山操爲吳子才賦〉）；「奈何平生志，郁抑江湖間？凜凜秋風來，茫茫落日晚。長憂生白發，沉想忘朝飯」（〈登豫章城感懷〉）；「歲晚傷爲旅，君來適慰情。郊扉寒少色，江渚夜多聲」（〈張奕見訪逆旅〉）。嚴羽以“秋風”、“落日”來比喻無可奈何的理想，以“寒色少”、“夜多聲”代表沉溺于失意之中的惆悵之感。

嚴羽有時對現實充滿強烈的愿望，有時表現出對現實的不滿，但他無法拋棄現實。所以最終還是決定堅持自己的節操。他在〈憫時命〉中吟「惟天地之不可正兮，指黃泉以爲期。欲余屈心以從俗兮，雖九死其猶不忍爲。」這首詩模仿屈原〈離騷〉，以屈原的遭遇比自己的坎坷處境，可以看出詩人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懷才不遇的傷感。

2. 感時傷事，憂國憂民

嚴羽從來沒作過官，身爲布衣，却從未忘懷時事。這種感時傷事的作品體現了嚴羽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有感〉六首是嚴羽反映較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典型之作。這組詩敘述理宗端平元年后數年間的歷史事實³⁾。

誤喜殘胡滅，那知患更長！黃云新戰路，白骨舊沙場。巴蜀連年哭，江淮几郡瘡？襄陽根本地，回首一悲傷。

哀痛天災日，絲綸罪已深。王師曾北伐，胡馬尚南侵。謀國知誰計？和親豈聖心？愿聞修實德，聽納諒臣箴。

聞道單于使，年來入國頻。聖朝思息戰，異域請和親。今日唐虞際，群公社稷臣。不妨盟墨詐，須戒覆車新。

災異時時見，群情恐懼中。修攘今日急，反側向來同。社稷堪多難？安危系數公。殘生江海去，老作一漁翁。

陛下春秋盛，謙卑每責躬。得無勞聖慮？猶未定儲宮。付托關神器，乾坤在至公。早聞宣詔冊，歡喜萬方同。

傳聞降北將，猶未悔狂圖。忍召豺狼人，甘先矢石驅。聖朝何負汝？天意屬亡胡。試看山東寇，如今更有無？

主要內容如下：第一首，宋與蒙古結盟滅金后，蒙古兵連發戰爭，襄陽失守。第二首，襄陽失陷后，理宗下詔罪己。第三首，蒙古派使者王楫來議和。第四首，江海巴蜀連發大水、旱荒，國家危難。第五首，立太子的事。第六首，譴責投降蒙

3) 畢沅《續資治通鑿》第四卷（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3900-3937頁。

古的將領⁴⁾。嚴羽記述了連歲構兵，江海塗炭，表現出了深刻的憂慮。詩情沉郁，一氣連貫，繼承了杜甫的“詩史”的優良傳統。〈庚寅紀亂〉⁵⁾也記述了邵武戰亂后的慘痛景象。庚寅爲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本詩寫的是紹武民變。詩中嚴羽描述了「英英胡將軍，策馬奮獨先」的胡斌⁶⁾的英雄氣概和「殺賊不知數，尸骸相疊穿」的功勞。尤其是「拔劍復入陣，鼓聲俄不聞。哀哉失壯士，白日爲之昏」，把胡斌的去世場面寫得特別戲劇化，使讀者得到聽覺、視覺上的效果，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還有些寫戰亂后的狀況也非常逼真，如，「豈徒人民非？莫辨陌與阡。所見但荆棘，狐狸對我蹲。坡陁流血地，靡靡生寒烟」、「瘡痍莽未復，千里惟空村。白骨不知誰，無人爲招魂。」這些詩句有模仿漢魏建安的痕迹，前句是與曹植回因戰爭而亂的洛陽時描寫的〈送應氏〉「垣墉皆頓擗，荆棘上參天……側足但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接近；后句模仿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和王粲〈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所以對〈庚寅紀亂〉的評價是「仿古氣味濃厚」⁷⁾，但這是反映了嚴羽崇尚漢魏古詩的例證。嚴羽最后一句說「感時發已白，憂國空拳拳」，反映民衆的苦衷，可知他的憂國憂民的心情。

還有〈四方行〉寫「四方群盜苦未平，況聞中原多甲兵。百年仇恥幸已雪，何意復失東西京」，記述了宋朝滅金后，得到勝利不久，又失守東西京，更表示了悲憤和恥辱，反映了嚴羽的沉痛心情。但是嚴羽一直期望着賢臣扶濟社稷，君主修德納言，他一直抱着堅定的信念，如「愿聞修實德，聽納諫臣箴」(〈有感〉其二)；「濟時須俊杰，愿睹中興期」(〈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因成五十韻〉)。類似之作還有〈北伐行〉、〈平寇上史君王潛齋〉等，這些詩都可以看出作者對國家安危抱有耿耿忠心，具有沉痛、沉郁、氣勢磅礴的特征。這種“感時傷事”的詩反映了嚴羽的憂國憂民之意，這在《紹武府志》就有這樣的評論：「羽既不仕，然其憂國憂民之意每見于詩」。

4) 參看 陳伯海 《嚴羽和滄浪詩話》(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4-37頁。

5) 陳定玉 《嚴羽集》(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84-85頁。

6) 林新樵 〈略論嚴羽《滄浪吟》〉: 「《嘉靖邵武縣志》卷十二載: 胡斌潮州人, 《一統志》云: 紹定間, 以展前司將官戍邵武, 江盜大至, 郡無城壘, 斌奮身迎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竭, 猶率殘卒巷戰, 勇氣彌厲, 手揮雙刀, 斃殪甚衆, 血逮肘。雙刀折, 易雙鐵鞭, 至蓮塘前, 賊橫刺之死。雙鞭在手, 尸立數日始僕。郡人頹其拒戰, 獲奔免者甚多。」(《嚴羽學術研究論文選》, 廈門, 鷺江出版社, 1987), 351頁。

7) 陳祥耀 <<滄浪詩話〉的“別材”、“別趣”說>; <嚴羽學術研究論文選>, 廈門, 鷺江出版社, 1987年, 189頁。

3. 隱逸閑居，賦閑自得

嚴羽一生中，或在江西、吳中等地飄泊、羈旅，或在草野隱逸閑居。作為一個詩人有強烈的現實感，同時也會有消極的逃避感，這從某種角度來說不是矛盾，而是人的內心世界的歸宿。嚴羽滿懷抱負，但不得其意，選擇“殘生江海上去，老作一漁翁”（〈有感〉其四），這是他的不平之鳴的“鳴”。他有時以激昂的語調，有時以遁世的情趣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

獨尋青蓮宇，行過白沙灘。一徑入松雪，數峰坐暮寒。山僧喜客至，林閣借人看。吟罷拂衣去，鐘聲云外殘。

（〈訪益上人蘭若〉）

我有三足鹿，放之在碧山。別來幾千日，昨夢忽乘還。松色入天盡，岩花落地閑。憑君一問訊，沿月上潺湲。

（〈寄山中同志〉）

磻戶寂無人，松蘿窅然暝。惟聞山鳥啼，月出柴門靜。

（〈山居卽事〉）

詩人純用白描，不拘於對仗、煉字，語言自然、閑淡。這些詩表現出淡泊、清幽的旨趣，淡婉清新的風格，比較接近王維和孟浩然。「有相中之色、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詩辨〉）的詩歌韻味。感到“車到山前”卻沒有路的詩人，往往無可奈何地選擇「蕭條遺世心，江海坐來深」（〈閑居寄友〉）的避世生活，「余亦避世客」（〈尋寧山人所居〉）可知嚴羽忘懷世態，超脫風俗的心態。嚴羽細心觀察物態，往往與景物融合在一起，顯出具有視覺美、聲覺美的情景交融意境，令人感到清俊。如「寒燈照疏竹，栖禽時復驚」（〈空齋〉），「石蒂藤蘿古，泉鳴澗壑深」（〈游紫芝岩〉）。類似之作中，「云從石澗出，月落滄江頻」（〈望西山〉）；「向晚下山去，月高秋色空」（〈尋寧山人所居〉），這似乎達到了如畫般杳然却不可言傳的境界。

4. 酬贈懷友，羈旅鄉思

一般來說，在詩人的詩歌作品中，可能描寫日常生活、景物情思之作比較多。嚴羽也經常描寫日常生活中的惜別贈答、思鄉懷友等。在這類詩作裏，他抒發真切感情，寫得情意纏綿、起伏回蕩。

寒冬劍門道，失路空躊躇。深林聚豺虎，絕壁號猩鼯。雪深車軸折，征馬驚啼呼。何

當返故處？滄黍居田廬。淚下不能去，腸轉如轆轤。

（〈行子吟〉）

日暮望南山，悵然歸思發。如何山中客，屢看城頭月？城頭月照女蘿秋，石蹬潺潺碧流。岩猿久別應惆悵，澗鳥相呼亦共愁。城南故人與我好，令我忘却歸山道。昨夜西窗夢到家，忽驚千嶂芝花老。

（〈還山吟留別城南諸公〉）

道路無終極，時節亦炎涼。路逢故里親，揮淚問家鄉。妻子離別鄉，不知今存亡。

（〈悠悠我行邁〉）

詩人一直想回家，但碰到“雪深車軸折”、“腸轉如轆轤”的不能走的處境，這兩句更代表“失路空躊躇”的羈旅詩人的心情。詩人甚至悲嘆“屢看城頭月”的“常為客”的身世，他認為只有“澗鳥”才能理解羈旅的愁悶。巴不得回鄉逢親之心，只能在夢裏實現，但是夢畢竟是夢，就好像千嶂芝花越變成“老”，羈旅愁悶也日益加深。這三首詩都抒發艱辛的羈旅生活中的思鄉之情。情意真切、纏綿，語言自然、朴素，感情惆悵愁悶。

嚴羽多寫交友之道，惜別之情，交織在一起的作品。他有男兒交友“重氣輕生”的態度，表現出胸襟浩蕩的氣質。但是人生難得知己，惜別之時，應當分外情深。

明日憑高一望君，江花滿眼愁氛氳。天長地闊不可見，空有相思寄海雲。

（〈送戴式之歸天台歌〉）

海內交游四五人，近來得爾情相親。情相親，兩相托，生死交情無厚薄。別君去，還留連，愿剖肝膽致君前。人生感激在知己，男兒性命焉足憐！

（〈劍歌行贈吳會卿〉）

嚴羽賦于景物生命，把詩人的惜別時的悲哀用江花替他“滿眼愁氛氳”，其實，江花之心就是詩人之心。作者只能把離別后的相思之情寄托于“海雲”，把詩人的離愁別緒表現得含蓄蘊藉。但是，認為“人生感激在知己”的詩人，有時以強烈的“別君去”、“愿剖肝膽致君前”來表現惜別之情。詩人把離別時的哀婉與不舍交織在一起，更添情意。同時詩人表現出鼓勵關懷朋友的心情和「把袂不能分」（〈別客〉）殷切惜別之情。這正如嚴羽認為「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詩評〉）。

嚴羽詩歌創作中，除了所上述的幾點以外，還有〈孺子台吟〉、〈登豫章城〉、〈廬陵客館雨霽登樓言懷寄友〉等的登臨紀游，寄情于山水之中的作品。

據上述的內容，不難看出嚴羽無論寫遭遇坎坷、憂國憂民、賦閑得趣、羈旅鄉

思等，甚至連模仿漢魏古詩和李白杜甫詩作的作品，大都是從對現實社會關心和感慨中發的。

另外，從詩歌體裁、風格來看，其古體詩(包括騷體、歌行、古詩)占全集的三分之一；近體詩(包括五、七言律絕)，占全集的三分之二。他寫古體詩，語言朴實、情調蒼勁、形式較靈活，字句較自由。這種風格主要體現在歌行體、古體詩中。例如：〈促刺行〉、〈四方行〉、〈有感六首〉、〈北伐行〉等，主要以時事和人生際遇為內容，抒發現實生活和思想感情，寫得慷慨激昂，或古朴沉郁，或雄勁豪放。還有在他的詩作中比較多詩情濃厚、感情沈郁的作品，在古體詩中尤其實出。如：〈劍歌行贈吳會卿〉、〈還山吟留別城南諸公〉、〈廬陵客舍兩鬢登樓言懷寄友〉、〈送戴之歸天台歌〉等。嚴羽寫近體詩，比較重視形式嚴格，字句整飭，煉句煉字，含蓄蘊藉。有些詩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的“興趣”說，是比較成功地產生了“言有盡而意無窮”、“一唱三嘆”的韻味，如：〈新涼〉、〈別客〉、〈江行〉、〈豫章城〉、〈懷南昌舊游〉、〈客中別表叔吳季高〉等。這些詩篇形成了意在言外，旨趣悠遠的風格。由此可知嚴羽注意貫徹自己論詩以漢魏、盛唐為師，以李杜為準的基本思想。另外，嚴羽詩作中，較多模仿古人之作。如：〈我友遠言邁〉、〈悠悠我行邁〉、〈朝日臨高台〉、〈昔游東海上〉、〈秋風入我戶〉，這些都是主要模仿漢魏古詩；〈劍歌行贈吳會卿〉、〈相逢行〉、〈促刺行〉、〈送戴式之歸天台歌〉、〈夢游廬山謠示同志〉，比較接近李白詩歌風格；〈北伐行〉、〈有感六首〉、〈庚寅紀亂〉，繼承了杜甫的“詩史”精神。雖然這些作品模仿古人，藝術成就并不高，但這些詩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嚴羽所說的「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詩評〉)的特点。

III. 詩與詩論之關係

嚴羽是詩論家也是詩人。他的詩歌理論在詩歌創作中如何體現？這個問題是把握嚴羽文藝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從其“興趣”說、崇尚的詩歌風格以及審美標準等三個角度來加以論述。

1. “興趣”在詩歌裏的體現

嚴羽的“興趣”說大旨重視詩歌創作能表現出的一種感發的情趣，強調情感融解在語言中而產生不露痕迹的韻味，才能引起美感。嚴羽詩作中時有“興趣”的顯露。〈

臨川逢鄭遐之之雲夢>正體現“興趣”的大旨。

天涯十載無窮恨，老淚燈前語罷垂。
明發又爲千里別，相思應盡一生期。
洞庭波浪帆開晚，云夢蒹葭鳥去遲。
世亂音書到何日，關河一望不勝悲。

碰到朋友的客觀境況激起了作者嚴羽的悲歡離合之情，以“天涯十載無窮恨”爲鋪墊，觸起作者的“恨與相思”。在很遠的地方，與過漫長的歲月漂泊羈旅生活的朋友終於相逢。其邂逅帶來的是“恨”。“天涯”是空間的恨，“十載”是時間的恨，“恨”產生出“相思”，在漫長的歲月、遙遠的地方裏熬過來的“無窮恨”化爲“無窮思”。一旦不期而遇，怎能不感慨？十年的含辛茹苦表露爲難以盡言的眼淚。兩個人在燈光下淚光交輝，喜悲交叉，勾勒出惆悵之情趣。但，連願不上短暫的邂逅又馬上離開，連“無窮恨”都沒解開就“又”離別，今后又相隔萬里，各在天涯，別離愈久，會面愈難，相思愈烈。相見無期，留下無可奈何“一生”的思念。頷聯從發端的鋪墊“天涯十載無窮恨”層遞爲“一生期”。別離就在頸聯轉爲借象展露難以接受的心情，“洞庭”、“雲夢”都是鄭遐之所去的地方，作者借“波浪”雙重暗示因當時動蕩不安而離開的朋友，因不知何時歸來而生思念之情，所以說把“帆”擬人化，就是離開的朋友，以“開晚”、“去遲”替代依依不捨的心情。用“蒹葭”說明各在一方，可望而不可即之意，作者變爲思念的表象“鳥”。尾聯說明與朋友悲歡離合的客觀原因，把個人的離別與社會動亂聯系了起來。

從“興趣”與情的關係來看，嚴羽所說的“吟詠情性”，是無論外感于物還是內動于情，詩歌創作中所表現的一種感發的情趣。如，“天涯十載無窮恨”引起詩人的情感，“無窮恨”融化爲“老淚”，這正是“透徹玲瓏”一具體的感性的形象——“空”、“相”、“水”、“鏡”；“無窮恨”融溶在“音”、“色”、“月”、“象”的情趣，就是“興趣”之所在。嚴羽詩作裏有不少似這種帶着濃郁詩情的作品。如，〈登豫章城感懷〉⁸⁾這首詩寫嚴羽懷着遠大的抱負，但生不逢時，將久積于胸中的郁悶，在這古老的名城中噴薄而出。詩云「憂來不自得，登城望高天。寒云四面起，朔氣下長川。……奈何平生志，郁抑江湖間？凜凜秋風來，茫茫落日晚。」作者把“寒云”、“朔氣”、“秋風”、“落日”交織在一起，在沉重的郁抑中，展露出他一生遭遇，他認爲此時的豫章城的氣氛就是作者坎坷處境的縮影。

8) 陳定玉《嚴羽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86頁。

“詞理意興”是詩歌構成的基本成分，也是“興趣”的具體體現，嚴羽往往以“詞理意興”為評詩的基本准則。〈臨川逢鄭遐之之雲夢〉，在詞語的運用上注意修辭對句，又能將情感很好地與詞語相融滲。如，“燈前”是表現離別的象征的，燈光和淚光交織，充分發揮“無窮恨”。還以“無窮恨”收“老淚”；以“千里別”收“一生期”。又“帆開晚”、“鳥去遲”充分表現依依難舍。最后發端的“無窮恨”以“不勝悲”收尾，這些都詞語溶解在情感，體現“不落言筌”。

尤其頸聯詩意蘊藉不露，體現了“詞理意興，無迹可求”，尾聯照應“老淚”與“一望”，以“無窮恨”開篇，以“不勝悲”收尾，前后照應。使讀者感到“言有盡而意無窮”之韻味。

〈臨川逢鄭遐之之雲夢〉雙重表現個人的離別同時，因社會不安而產生的現實苦痛，以“離別”為主題，具有悲壯、惆悵之感。嚴羽曾經說：「唐詩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詩評〉）。總之，〈臨川逢鄭遐之之雲夢〉以“離別”為主題的“理”；融滲着情感的“詞”；意無窮的“意興”都充分體現了“惟在興趣”。

另外，〈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也創造出“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的“言有盡而意無窮”之韻味：

平蕪古堞暮蕭條，歸思馮高黯未消。
京口寒烟鴉外滅，曆陽秋色雁過遙。
晴江未落長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
惆悵此時頻極目，江南江北路迢迢。

“古堞”、“寒烟”、“秋色”交織而勾勒出客觀背景，同時是詩人的情感所在。以“暮蕭條”、“黯未消”表現出詩人惆悵的心情。“寒烟鴉外滅”、“秋色雁過遙”近景、遠景與詩人的悵惘失意融和在一起，創造出“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構成了情景交融的完整的境界。“頻極目”、“路迢迢”末二句，給人韻味悠長的余響。除此之外，「一徑入松雪，數峰生暮烟」（〈訪益上人蘭若〉）、「京口寒烟鴉外滅，曆陽秋色雁過遙。晴江未落長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洞庭旅雁春歸盡，瓜步寒潮夜落遲」（〈客中別表叔吳寄高〉）等，這些詩也具有一唱三嘆之致，“言有盡而意無窮”之韻味。

2. 詩歌風格與其崇尚的對象

嚴羽究竟尊李·杜，還是王·孟？對於嚴羽追求的詩歌風格及崇尚的理想詩人，歷來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為嚴羽崇王·孟而陰抑少陵。

滄浪論詩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亦是王孟家數，與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

(黃宗羲 <張心友詩序>)

識量不足，辟見未化。名為學盛唐，准李杜，實則偏嗜王孟冲淡空靈一派。

(許印芳 <滄浪詩話跋>)

止能摹王孟之余響，不能追李杜之巨觀也。

(《四書全書總目》)

內崇王·孟而陰抑少陵。

(朱東潤 <滄浪詩話參證>)

其實，嚴羽屬於“王·孟家數”還是“李·杜家數”，不能簡單地下結論，我們當盡量去接近嚴羽的原意，只能從詩歌創作和詩論的實際內容去進行分析。

首先，從詩歌創作內容、風格來說，嚴羽詩歌中數量最多的，是羈旅思鄉，酬贈懷友，游覽旅游的日常景物情思之作，但這樣的內容，唐·宋詩人也占較大的比例。⁹⁾這是一般詩人詩歌創作的特點，嚴羽也不例外。但是嚴羽詩歌創作的最大特點，是表現“感時傷事，憂國憂民”，“生不逢時，失意躊躇”的人生慨嘆。這與他論詩時以盛唐為師，以李·杜為準是一致的，同時他在<相逢行>、<劍歌行贈吳公卿>、<送戴式之歸天台歌>、<錢塘潮歌送吳子才赴禮部>等作品裏，有模仿李白的豪放雄快、飛揚跋扈的風格。又在<有感六首>、<避亂途中>、<舟中苦熱>等的詩作裏也留下模仿李·杜的愛國憂民思想和筆底波瀾的氣勢。因此，朱東潤先生雖然說“內崇王·孟而陰抑少陵”，但允可嚴羽學盛唐、李·杜是真的。¹⁰⁾這可以看出嚴羽要學習盛唐，特別推崇李·杜。從時代背景來說，嚴羽生活在南宋末年，正當外族入侵，社會動蕩之時，作為一個敏感的詩人，他的頗尚奇節的性格，欣賞那樣的激昂慷慨，沉郁悲壯，是很自然的現象。

嚴羽雖然憂心其民其國，抒述社會現實內容，但是也有「蕭條遺世心，江海坐來深」的消極態度，這可從他自號“滄浪逋客”，浪迹江湖，身居草野，不肯參加科舉等情況表現出來。這種心態在詩歌裏充分被發揮，如：<訪益上人蘭若>、<尋寧山

9) 王運熙《中國古代文論管窺》(濟南，齊魯書社，1987)，248頁。

10) 朱東潤《滄浪詩話探故》：「嚴羽推崇李杜，列舉李白的<天姥吟>、<遠別離>，杜甫的<北征>、<兵車行>、<垂老別>。從他的作品看，<送趙立道赴關>、<庚寅紀亂>有意學杜；<夢游廬山謠示同志>、<劍歌行贈吳會卿>有意學李。這證實了他們說的學盛唐是真的。」(《中國文學論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344頁。

人所居>、<寄山中同志>、<望西山>等，這種詩歌比較接近空靈淡遠的王·孟痕迹。但是，從全詩來看，不論抒述時事、失意躊躇、還是閑居隱逸、思鄉懷友等作品，都沒有離開過現實，更沒有拋棄現實。這種王·孟一路的詩風不占嚴羽詩歌中的主要地位。¹¹⁾從另一個角度來想，對現實有強烈的理想抱負，但生不逢時，不得其意，從而在南宋末年的動蕩不安的年代，誰又不想逃避而忘世呢？何況熱情的詩人？嚴羽一生固然有不少時間在草野隱居，但他畢竟不是王維、司空圖一類心境和平寧靜的山中隱士。¹²⁾

其次，按《滄浪詩話》來看，嚴羽《滄浪詩話》裏，“以人而論”，提李白、杜甫最多。在《詩辨》裏把李·杜作為詩之極致，稱之為“入神”，說明他在熟參熟讀對象時，獨取李·杜。在《詩評》裏專門提李白7次，杜甫5次，在《考證》里李白、杜甫共有8次。相對來說，專門提孟浩然，在《詩評》、《考證》各只有1次¹³⁾，王維則在《詩體》中列有“王右丞體”外，一次也沒有提過。在《詩辨》裏提孟浩然，是說明“別材、別趣”時，詩歌依靠妙悟，而不憑學問書籍，但這“別材、別趣”不符合李·杜詩風，這令人很難接受。對於這種看法，陳伯海先生說得很中肯：「《滄浪詩話》中沒有一個字提到王維，對孟浩然的‘妙悟’和聲韻有所稱美，但也不過置于盛唐名家之列；獨獨對於李·杜贊不絕口。」¹⁴⁾

至于說他崇王·孟，主要與清代王士禎有關。其原因裴斐在《詩緣情辨》說得較正確：

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因為嚴羽所說‘無迹可求’的意識只宜于表現脫離現實的閑情逸致，不宜于表現豐富的社會內容和充沛的情感；因此它僅僅是(或主要是)說明王孟一派的特点。不是(或主要不是)說明李杜一派的特点。這種說法，于嚴羽于李杜恐怕都有些誤解。¹⁵⁾

王士禎自稱崇拜嚴羽，又被人視為嚴羽的繼承者，他推崇王·韋一派。于是便片面地歪曲了嚴羽的原意。錢鐘書在《談藝錄》中說：「滄浪獨以神韻許李·杜，漁

11) 陳伯海 <妙語探源一讀《滄浪詩話》札記之二>：「再看嚴羽自己的詩作，除了一部分五古模仿選體之外，較擅長的七言歌行和五律大多學李白、杜甫，近于王孟一路的學風并不占主要地位。可見他的推尊李、杜是真心真意的。」（《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 第1期，239頁）

12) 王運熙 <中國古代文論管窺>（山東，齊魯書社，1987），252頁。

13) <詩評>：21、22、23、25、26、27、28條（李白）；21、22、23、24、27（杜甫）；43（孟浩然）。<考證>：1、9、14、15、16、17、26、27（李白）；1、18、19、20、21、22、23、29（杜甫）；28（孟浩然）。這些條目都按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體例。

14) 陳伯海 <妙語探源一讀《滄浪詩話》札記之二> 注11，239頁。

15) 裴斐 <詩緣情辨>（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50-51頁。

洋號為師法滄浪，乃僅有王·韋；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蓋盡失滄浪之意矣。”，“漁洋詩病在誤解滄浪”¹⁶。王士禛“神韻”并不等于嚴羽的“興趣”，只是“興趣”的一面，是王士禛把嚴羽的“興趣”變為，或者說是縮為“神韻”。嚴羽強調“味外之味”的詩歌韻味，主張“興趣”的無迹可求，又主張“盛唐諸人惟在興趣”，以李杜為“入神”。王·孟的詩固然有“興趣”，難道李·杜沒有“興趣”嗎？

嚴羽曾經說過“以盛唐為師”、“盛唐諸人惟在興趣”，李、杜、王、孟都是盛唐詩人。其實，詩人會寫出多樣風格，豐富的思想，廣闊的題材。嚴羽在論詩時，心理不拘于李·杜、王·孟哪一派，但是從他的詩歌和詩論來看，他分明留下了要學習、崇尚李·杜的痕迹。詩歌裏雖然也有王·孟類的詩歌，但是不能簡單說嚴羽屬於王·孟之派。《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嚴羽詩作多冲和清遠之音，少激昂慷慨的調子，所以整個風格「清音獨遠，切響遂稀」近于王·孟而遠于李·杜。這種看法是有偏頗之處的。

3. 詩歌審美標準與“掃除美刺”

《四庫全書總目》云“(羽)獨任性靈，掃除美刺”。怎麼說是“獨任性靈”呢？這是指嚴羽詩歌內容上傾向于個人情感的抒發，較少反映社會現實¹⁷。但據上所述，可知他的作品還有現實感，并非對世界不聞不問。有些寫情懷的詩歌，也常寄寓着憂時憂國的慷慨。

怎麼說嚴羽“掃除美刺”呢？

論詩惟在興趣，于古人通諷喻、盡忠孝、因美刺、寓勸懲之本義，全不理會¹⁸。
嚴滄浪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比興，教人何從悟入？……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¹⁹。

第溯入門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于離騷，恐尚非頂上作來也²⁰。

16) 錢鐘書《談藝錄》(北京, 中華書局, 1993), 41頁、97頁。

17) 黃景進《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 75), 42頁。

18) 許印芳《滄浪詩話跋》;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1, 272頁。

19) 吳喬《團爐詩話》卷五(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上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603頁。

20)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下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2010頁。

這是指嚴羽論詩“入門”，不從“詩三百”的儒家詩教，而始于離騷。為何產生這種評價呢？其主要原因是嚴羽論詩時，多用禪家語。譬如說，論“興趣”時，“相中之色、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論“悟”時，“透徹之悟，不假悟，一知半解之悟”；論“以禪喻詩”時，“正法眼，第一義，第二義，聲聞辟之果”等。從而，在《滄浪詩話》裏，談詩歌流變時，只有一次提到《詩三百》，〈詩體〉的“風雅頌既之，一變而離騷”，談熟讀對象時，從〈離騷〉開始。這可以說嚴羽較注重〈離騷〉詩歌藝術性，且委婉地表明儒家《三百篇》比不上〈離騷〉。

另外，他還有對詩歌盛衰的個人的看法。嚴羽以詩論詩，從詩歌的角度來談論詩歌。就是說，在儒家看來，文學、詩歌的盛衰不是它自身的事，但是嚴羽論詩時，較少涉及詩歌以外的因素，譬如說為政治、社會服務的一種儒家詩觀。嚴羽以“興趣”為詩歌的審美標準，以“妙悟”為藝術創作的途徑等，這些都是建立在詩歌藝術的基礎上。從而，他認為詩歌有成就與否的唯一准則就是“詞理意興”，這“詞理意興”最完美結合的境界是一種“氣象混沌”、“尚意興而理在其中”。這可以看出嚴羽對文學(詩歌)的審美觀及其藝術准則的看法，他認為詩歌的藝術成就與盛衰只決定于其本身藝術成功與否。

那么，怎么理解“掃除美刺”呢？這自然涉及到嚴羽詩論與儒家詩論的關係。嚴羽詩歌內容，不管是現實社會的，還是超凡脫俗的，他建立詩論體系時，不置意于儒家、佛教思想，而主要置焦點于詩歌審美形象。他在《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裏堂堂地說：「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于為文，其合文人儒者與否，不問也。」這說明嚴羽論詩目的，注重徹底地把握詩歌，而不介乎儒者文人。也就是說，嚴羽詩歌的焦點在于詩歌形象美的體現，其審美標準就是“興趣”。那么，達到“興趣”的詩歌成就，就沒有反映社會現實的嗎？答曰“否”。嚴羽在詩歌形象美感的基礎上，建立“興趣”，他認為社會現實內容是在不忽視詩歌形象美的基礎上寫出的。儒家詩教也不是沒有詩歌形象美的，嚴羽詩論與儒家詩教在反映社會現實方面是一樣的，對詩歌本質特征是“吟詠情性”的看法基本上也是一樣，詩歌要產生美感而打動讀者的目的也是一樣的。但是，稍有不同之處是在于儒家詩教特別強調客觀上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重視美刺褒貶，移風易俗的社會功利作用。但是，嚴羽詩論首先要求通過形象美感來打動人或服務于現實。嚴羽“興趣”不是一個否認詩的社會性的概念，而是認為詩的社會性一定要創造出詩歌形象美才有意義。嚴羽認為沒有“興趣”、“不問興致”的詩，很難打動人，不夠感染力，這正與儒學的經義、策論等沒有很大的差別。進一步說，嚴羽把杜甫作為“入神”，杜甫詩裏少現實性嗎？他想杜甫詩的成功之處，不是在

社會功利作用，而是杜甫能把這些社會現實內容與他的真切感情完美結合，產生詩歌形象美感，所以能感發讀者，感染力很強。這正如「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詩評〉）

由此可見，對嚴羽詩歌“掃除美刺”的評價，大都是站在儒家功利主義詩論的基礎上來苛求嚴羽，因此對嚴羽的創造性認識不足，也沒有全面認識他的詩論和詩作。

IV. 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首先，主要考察嚴羽的詩歌內容和特點。他在詩作裏表現了自己的人生歷程和藝術感受。其如下：第一，“生不逢時，失意躊躇”：如〈促刺行〉、〈古劍行〉等，在這些作品裏展露出詩人的現實與主觀理想之間的矛盾，顯示了慷慨之志。第二，“感時傷事，憂國憂民”：如〈有感〉、〈庚寅紀亂〉等，這些都反映民衆的苦衷，對國家安危抱有耿耿忠心。第三，“隱逸閑居，賦閑自得”：嚴羽一生中，或在江西、吳中等地飄泊、羈旅，或在草野隱逸閑居。如〈寄山中同志〉、〈訪益上人蘭若〉。這些詩表現出淡泊、清幽的旨趣，淡婉清新的風格。第四，“酬贈懷友，羈旅鄉思”：如〈行子吟〉、〈劍歌行贈吳會卿〉等。在這類詩作裏描寫了羈旅的愁悶、思鄉懷友之情。據上述的內容，不難看出嚴羽無論寫遭逢坎坷、憂國憂民、賦閑得趣、羈旅鄉思等。另外，連模仿漢魏古詩和李白杜甫詩作的作品，大都是從對現實社會關心和感慨中發的。

其次，主要考察理論和創作之間之關係。從其“興趣”說，崇尚的詩歌風格以及審美標準等三個角度來加以論述。第一，從“吟詠情性”、“詞理意興”、“言有盡而意無窮”來試談“興趣”在詩歌裏的體現。主要表現在〈臨川逢鄭遇之之雲夢〉、〈和上官偉長無城晚眺〉等作品。第二，詩歌風格與其崇尚的對象。本文主要探討“近于王·孟而遠于李·杜”的看法。嚴羽屬於“王·孟家數”還是“李·杜家數”，不能簡單地下結論，我們當盡量去接近嚴羽的原意，只能從詩歌創作和詩論的實際內容去進行分析。其實，詩人會寫出多樣風格，豐富的思想，廣闊的題材。嚴羽在論詩時，心理不拘于李·杜、王·孟哪一派，但是從他的詩歌和詩論來看，他分明留下了要學習、崇尚李·杜的痕迹。詩歌里雖然也有王·孟類的詩歌，但是不能簡單說嚴羽屬於王·孟之派。第三，詩歌審美標準與“掃除美刺”。嚴羽詩歌內容，不管是現實社會的，還是超凡脫俗的，他建立詩論體系時，不置意于儒家、佛教思想，而主要置焦點

于詩歌審美形象。嚴羽“興趣”不是一個否認詩的社會性的概念，而是認為詩的社會性一定要創造出詩歌形象美才有意義。嚴羽認為沒有“興趣”、“不問興致”的詩，很難打動人，不夠感染力。

嚴羽為人正直，不喜科名。個儻不羈²¹，晚年過着隱逸閑居的生活。他生活在社會動蕩、政治混亂的南宋末年，曾經懷有“兼濟天下”的理想抱負，然而生不逢時，只能過着“獨善其身”的隱逸生活。一般都認為“識最高卓而才不足稱”，這是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妥當的，但他的詩歌創作并非一無是處。

【參考文獻】

- 朱霞 編《樵川二家詩》三卷，收入 徐幹 輯《邵武徐氏叢書》
- 郭紹虞 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 陳定玉 輯校《嚴羽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許志剛 撰《嚴羽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嚴羽學術研究論文選》廈門，鷺江出版社，1987
- 陳伯海 撰《嚴羽和滄浪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張健 撰《滄浪詩話研究》臺北，《臺大文史哲叢刊》，民國 1955
- 黃景進 撰《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1975
- 郭紹虞 撰《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郭紹虞 撰《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羅根澤 撰《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王運熙，顧易生 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王運熙 撰《中國古代文論管窺》山東，齊魯書社，1987
- 牟世金 等撰《中國古代文論精粹談》山東，齊魯書社，1987
- 牟世金 等撰《中國古代文論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 蔡鍾翔 等撰《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 王英志《嚴羽“興趣”說與〈臨川逢遇之之雲夢〉》；《瀋陽師範學院學報》1989年 1期
- 胡明《試論嚴羽的詩歌》；《文學評論叢刊》1984年 22集
- 胡明《嚴羽詩論與儒家詩教》；《學術月刊》1981年 9期

21) 戴復古《祝二嚴》：「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舉」；黃公紹《黃公紹序》：「粹溫中有奇氣」；嚴羽《夢中作》：「少小尚奇節，無意縛珪組」

【韓文提要】

엄우는 이론가이자 시인이다. 그러나 그의 시 창작 《滄浪吟卷》은 시론《滄浪詩話》에 가려, 일반적으로 시가창작 수준은 이론에 미치지 못한다고 언급되어 왔다. 이런 점에 대해 李東陽·胡應麟 등은 엄우가 창작 재능보다는 비평적 식견을 가진 사람이기 때문이라고 평하였다. 이는 창작과 비평과의 관계를 생각하게 한다. 실로 동일한 인물이라 해도 이론 수준과 창작수준이 동일할 수는 없지만, 그 이론과 창작사이에는 분명 공통적 연계성이 존재하기 마련이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먼저 엄우 시가창작의 내용과 특성을 살펴보고, 그것과 시론과의 관계를 고찰해 보았다.

엄우는 시가창작유형은 대략 다음의 네 가지로 귀결된다. 첫째, <促刺行>、<古劍行>에서는 현실과 이상간의 모순을 표현함으로써 자신의 懷才不遇의 감개를 표현하였다. 둘째, 혼란한 宋末에 생을 보낸 시인은 <有感>、<庚寅紀亂> 등에서 민중의 고충과 국가안위에 대한 걱정과 충심을 반영하였다. 셋째, 벼슬자리를 한 적이 없던 그는 江西, 吳中 일대를 표류하거나 초야에 은일하면서 지냈으며, <寄山中同志>、<訪益上人蘭若> 등에서 담백, 淸幽한 旨趣를 드러내고있다. 넷째, <行子吟>、<劍歌行贈吳會卿> 등에서는 객지를 떠돌면서 고향을 그리워하거나 친구와의 두터운 정이 잘 표현되어있다.

다음으로 창작과 이론과의 관계를 살펴보았다. 첫째, 그의 시론이 시 창작 속에 어떻게 체현되어 있는지를 “吟詠情性”、“詞理意興”、“言有盡而意無窮” 세 가지 측면에서 “興趣”의 흔적을 찾아보려 시도하였다. 둘째, 엄우가 추구, 숭상하는 대상에 대한 고찰로, 엄우 시론이 “近于王·孟而遠于李·杜” 이나 아니면 “近于李·杜而遠于王·孟”이냐에 대한 언급에 대해, 그의 시와 시론과의 관계를 통해 분석하였다. 혼란한 사회 속에서 일생을 보냈던 엄우는 “兼濟天下”의 이상과 “獨善其身”의 은일함을 동시에 지니고 있었으며, 시가풍격 또한 “왕·맹”이냐, “이·두” 나 하는 식으로 어느 한 곳에 편향된 것으로 보는 것은 다소 무리가 있다 하겠다. 셋째, 시가심미표준과 “掃除美刺”로, 이는 엄우의 시가 이론에 특히 현실, 사회적인 내용이 적으며, 초탈적이고 순수예술 지상이라고 보는 견해에 대해 분석하였다. 엄우의 시가내용이 현실사회의 것이든 초탈범속의 것이든 간에 그는 시가체계를 세울 때, 유가, 불교사상에 뜻을 두지 않고, 주로 시가심미형상에 초점을 두었다. “흥취”는 시의 사회적 개념을 부인한 것이 아니고, 시의 사회성은 반드시 시가 형상미를 빚어낼 때 비로소 그 의의가

있다고 보았다.

【주제어】

嚴羽, 《滄浪詩話》, 詩, 詩論